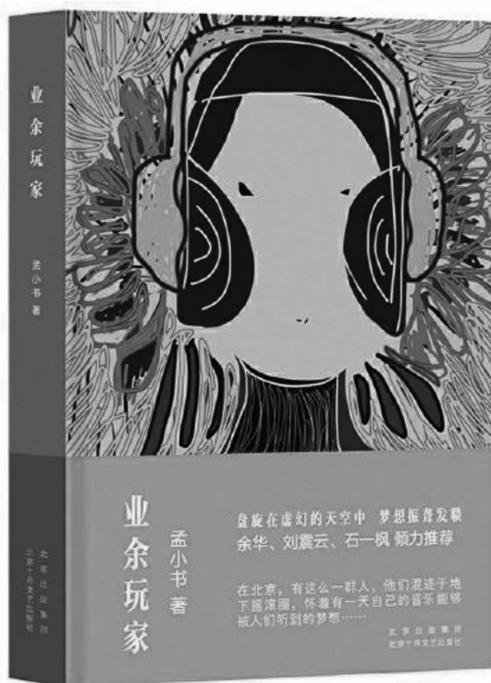


《业余玩家》:那些热烈的青春和恐慌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2021年11月

《业余玩家》
孟小书著

“理想、欲望和爱好，
越来越分不清了”

站在写作者的视角，作家石一枫说，作家写人物，有的刺激点是性格，有的刺激点是外貌长相，孟小书的刺激点是职业，她笔下的人物，职业都是新鲜的，带有职业本身的刺激性，而且这种职业会侵入人物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。

“从北京文学的角度看，老舍写的北京人，有教书的、开茶馆的、做买卖的，有在北洋政府上班的职员，有拉车做苦力的，基本是传统中国社会士农工商的职业。到了刘恒、王朔那代人，写北京人的职业，经常是个体户、倒爷、明星，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之后产生的一些新职业。孟小书对职业的敏感性非常强，都是现代生活的新职业，唱摇滚乐的、写乐评的、电台DJ、搞电影的，这些新职业是只能在北京扎堆的职业。别的地方可以有，但不能扎堆。”

以石一枫的观察，这些年小说中的青年形象变化特别大。拿他自己的小说来说，前几年写的青年形象，现在都已经变成中年人了，现在再写这代人，最大的感觉是“他们已经被时代隔过去了”。

具体到摇滚青年的文学形象，石一枫认为，跟窦唯、崔健那代摇滚青年比，孟小书笔下的“孙闯闯”这代摇滚青年更加“正常”，更像会唱歌的普通人，他们不太关心宏大的问题，而崔健那代人更有时代意识。“比较北岛的诗歌和崔健的歌词——北岛的‘我不相信天是蓝的，我不相信雷的回声’，崔健的‘我会从南走向北，我会从白走到黑’，你会发现它们其实是同一个逻辑，都是政治抒情诗，抒写的是非常宏大的情感。”

“崔健那代人的理想和欲望分得很清楚，理想高于欲望，跟身体有关的是欲望，跟精神有关的是理想。而孙闯闯做事的时候，你很难分清楚他的理想和欲望。比如拍电影，他到底是理想还是欲望或者说是爱好？有点分不清楚了。他就是想玩一玩。现在的人都，包括我自己，也有这种

感觉，理想、欲望和爱好越来越趋同，词语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。”对于这种新的思想状态或者生活状态，石一枫认为，作家首先要捕捉它，要知道变化在哪里，不要轻易做是非判断。

文艺青年的恐慌:如何得体地切入此刻的生活

作家班宇深度接触过摇滚乐，“坦克手贝吉塔”是他原来在《我爱摇滚乐》杂志上写乐评时的笔名。写小说之前，班宇跟“孙闯闯”从事一样的工作，就是写乐评。书里写到的这些生活他都经历过，对于书中的很多场景，他可以说是旁观者和参与者，所以读来特别亲切，“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恐慌感”。如果这三篇小说有一个共同主题的话，他想命名为“恐慌时期的生活”。

以他个人的经验，恐慌期比青春期还要漫长，至少他自己现在还没有完全渡过去。“因为恐慌不是荷尔蒙造成的原因，而是跟身处的世界和时代息息相关，不断地分解、不断地变化，始终都不能找到一个特别得体的姿势站在其中。”这种恐慌来自于一种断裂感。“一个文艺青年，不管是喜欢音乐的、喜欢美术的、喜欢电影的，这些人在一个稳定运转的、牢固的社会结构里面，应该如何去安放自己的位置？”

比如在第一篇小说《请为我喝彩》里面，乐评人孙闯闯在地下音乐世界呼风唤雨，有很多人都认可，但想拍电影的时候，他的表现非常局促、不堪一击，这是所有文艺青年都遭遇过的尴尬处境——你擅长的、热爱的、特别得心应手的事物，有时候在外界看来没什么用；你想以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切入到此刻的生活，并且实现自身的价值，但是努力和尝试又落了空。

这些小说，班宇认为，往大了说是一代人如何认清自己样貌的过程；往小了说，也是切实的纪念。纪念那些短暂热烈过又迅速消失的、非常天真的场景。

“我看这些小说的时候，觉得这些小说特别像浪漫主义者的柔弱的青年时期。很多人说年轻时把创作冲动当做创作才华，我特别反对这句话，因为冲动本身就

摇滚青年“孙闯闯”有三种人生：键盘手、乐评人、电台DJ。三个“孙闯闯”，是你，是我，是他，行走于生活的边缘，带着梦想和不服输的性格，向命运抗争。

青年作家孟小书的最新中篇小说集《业务玩家》，收录《请为我喝彩》《业余玩家》《凉凉北京》三篇小说。三个故事互为补充，共同塑造了“孙闯闯”这一赤诚单纯、不愿向命运妥协的人物形象。某种意义上，“孙闯闯”是一部分当代文艺青年的现实写照：当“叛逆青春”的红利不再，如何在与世界规则的碰撞中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自我确认。

12月10日晚，评论家李蔚超，作家石一枫、班宇、孟小书，做客单向空间·十月文艺直播间，分享那些热烈难忘的青春，聊聊文学和当下的生活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陈曦

是一种特别重要的才华。柏拉图说灵魂有三个部分，欲望、理智和激情。冲动和激情在这里可以等值交换，它不止于一种热切表达的愿望，也是一种勇气的象征，也是无所畏惧得到的启示。浪漫主义青年有什么必须要做的事？可能就是寻求绝对意义上的对话者。”班宇说。

说到摇滚青年的形象，班宇觉得这些年变化确实特别大。从前看摇滚演出，他能从中听到一种“天然的正义感”，不像流行音乐，都是情爱之类的陈词滥调。这两年他也偶尔看演出，出乎意料地发现，今天很多乐队的运营方式，其实是借鉴了粉圈的方式。每个乐队，包括不太出名的小乐队，都是以粉圈的方式来经营乐队形象、做音乐，这在小说书写的那个时代里完全没有这种现象。

重新拼好碎片的内心和理想，继续前进

作为一个从来不听摇滚乐的人，李蔚超觉得小说题材很有趣，敏锐捕捉到了时代青年的气质。“孙闯闯身上，有理想主义、有拧巴、有坚持，同时有小妥协、小愤怒、小反抗和小坚持——好朋友抢了我的题材，利用了我，他说‘好吧’。制片公司骗了我，他说‘好吧’。我的好朋友抛弃我，又利用了我，我当然愤怒，但‘好吧’。孙闯闯到最后都会‘好吧’，他会重新拼好碎片的内心和理想，再继续前进。这表达了这代青年人的基本感受——虽然遭受挫败，但对生活、对世界、对未来、对很多事物始终抱有信心。”这是她想把这部小说推荐给大家的原因。

孟小书是北京青年作家，曾获十月文学奖，第六届西湖·中国文学新锐奖，第二届“《钟山》之星”文学奖等，现为杂志编辑。说到为什么将对谈的主题定为“他们试图改变什么”，孟小书说，她想写那些“在半地下又渴望浮出地面的人”。对她来说，小说最重要的是真诚。真诚写出来之后，小说的美感自然就出来了。因为语言怎么样，文风怎么样，对她来说倒不是特别关键的事，并不影响阅读。有的人可能写作时间不长，不是那么老道，语言磕磕绊绊，但故事特别感人，她会给高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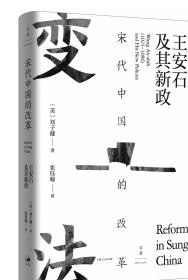
新书推荐



2021年11月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于倬云朱家溍方依等主编
《故宫三书》

“故宫三书”是一套关于故宫建筑、馆藏国宝、皇家生活的经典读本，是1980年代集故宫各部门权威之力，用一流的解说团队和珍贵的一手资料打造的经典之作。《紫禁城》《故宫宫殿》《故宫国宝100件》《故宫

与皇家生活》分别聚焦故宫建筑、馆藏国宝、皇家生活三个方面，全面揭开六百年紫禁城建筑的神秘角落，精心遴选故宫九十多件藏品中的一百件珍品，全景披露三百年来清宫别苑的生活实况，是一套学术性与普及性兼顾的精深之作。这套书的作者阵容都是各领域的泰斗级人物，如朱家溍、于倬云等在故宫的威望已是众人皆知，这些资深研究专家，常年与文物面对面，这样的研究和写作优势是得天独厚的，书中所收录的数据、史料更是有着绝对的权威性。



世纪文景/上海人民出版社
[美]刘子健
《宋代中国的改革》

海外宋史领军人物刘子健成名力作，揭露王安石官僚理想主义失败根源。本书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重新阐释了王安石变法的重点及其失败的原因。全书以王安石变法为主线，将北宋中后期的历史分为变法、反变法和后变法三个阶段，完整地叙述了北宋后期士大夫政治全局的演变。



2021年10月
理想国/中译出版社
[美]弗朗西斯·福山
《身份政治》

在本书中，福山沿着三十年前《历史的终结？》一文开启的思考路径，围绕当今的身份政治为政治秩序带来的威胁，阐述了何为身份，以及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导致的政治撕裂。作者从观念史和政治史两个维度展开论述，溯源苏格拉底灵魂三要素的希腊哲学传统，历数卢梭、斯密、赫尔德、黑格尔等思想家有关尊严的观念，漫谈民族主义、宗教和西方左右翼的消长兴衰，纵论阿拉伯之春、反移民浪潮和民粹主义兴起等当代政治议题，比较身份政治表现于世界各地的异同。他提出，身份不是当代政治催生的新鲜事物，它扎根于人类灵魂中的激情、对尊严的渴求与个体独有的生活体验，随着经济现代化与社会的快速变革而兴起，取代旧的社群形式，成为人们赖以争取承认的方式；它不是恒定之物，也并非必定导致社会的分裂。



2021年11月
理想国/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[美]娜塔莎·道·舒尔
《运气的诱饵》

凭借近二十年的深入田野工作和人类学家的辛辣眼光，作者一层层地呈现了博彩行业、赌博者个体和现代社会基本理念的全景：赌博业为不断盈利并掌控消费者，精益求精地研究方方面面细节：机器算法、道路形制、室内灯光、屏幕角度、取款手段、会员追踪技术乃至急救措施……背负着生活压力、身心病痛、情感变故的赌博者，为何又如何一步步深陷赌博机营造的迷幻境地不可自拔，哪怕他们就是赌场雇员甚至赌博机设计师；一个个原子化现代个体在“全权为自己负责”的无尽重压下，面对购物、运动、聊天、刷剧、说谎、烟酒、药物等万事万物时，都可能无力抵抗诱惑，而戒赌的方法和陷入赌瘾的途径，乃是同一条路…… 现代快报+记者 陈曦